

## 谱写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新篇章

中部六省以全国1/1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1/4的人口数量,创造着1/5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发展,对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作出战略部署。中部地区后发优势强劲迸发,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协同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如何在更高起点上谱写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新篇章?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 中部地区发展站上更高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情况如何?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04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基地一枢纽)地位不断巩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延续并强化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16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为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在巩固提升“三基地、一枢纽”定位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突出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在高端制造领域发展国家支柱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促进人口就地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巩固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地位,保障粮食产能,加快农业现代化;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强调绿色低碳发展,保护绿水青山;建设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利用区位优势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

紧扣战略定位,中部地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中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按照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部地区科技投入占GDP比重重要提升到全国约2.5%左右水平。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科教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创和产业深度融合成为中部地区重要发展方向。中部地区有700多所高校,在校生占全国的30%,为区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中部地区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丰富,是长江、黄河中游的重要生态屏障。中部省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巩固生态绿色发展格局,降低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在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示范,同时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应急和民生保障能力。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部省份强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包括培育城市群和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都市圈等)。同时,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纽,在交通物流、产业承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方面加大开放力度,使中部地区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中部地区市场潜力不断激发,经济增长强劲,近年来呈现许多新特点。

一是经济体量不断增长。2015年至2024年,中部六省地区生产总值由不足15万亿元跃升至约28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7.5%,快于同期京津冀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区。2024年,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省经济总量均突破5万亿元,全国前十占三席,中部地区经济腹地作用凸显。

二是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占比略高,凸显农业发展的基础性优势。2024年,河南、湖北三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超8%,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产业来看,安徽、江西占比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正转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重,但传统产业格局仍有调整空间。

三是城镇化进程加快。2018年至2024年,中部六省城镇化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绝对水平仍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河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2%,其他五省均超60%。空间上看,区域城镇体系正由点状集聚向城市群、都市圈网络化方向发展。人口结构来看,2024年河南、江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备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和长期消费潜力。

四是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升。2019年至2024年,中部地区人均GDP从6万元增至7.8万元,地区差距持续缩小。2024年,湖北人均GDP居全国第9位,安徽、湖南分别居全国第13位、第14位,中部地区逐步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本大省”转变。

2024年,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出台实施,面向“十五五”进行系统部署。这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将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注入强劲动力。

## 增强内生动力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近年来,中部六省发展呈现分化格局。湖北、安徽经济增速领跑并保持向好态势,2022年至2024年,两省实际GDP三年平均增速分别为5.25%、4.96%,快于全国0.75个百分点,2024年增速并列全国第三。河南、湖南总体平稳但压力加大,2024年两省GDP总量分别为6.36万亿元、5.32万亿元,居中部省份首位和第三位,但与四川等省相比,增速相对偏慢。江西、山西下行压力较大且内生动力偏弱,山西实际GDP三年平均增速为3.87%,2024年名义GDP负增长;江西经济规模总体偏小,近三年经济运行波动较大。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主要原因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和开放能级存在差异。

创新能力方面,湖北、安徽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循而生。安徽是中部地区唯一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2024年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28.2%。相较之下,山西、江西短板制约明显,缺少高层次院校和人才对创新的有效支撑,研发投入规模及强度排名中部省份后两位。

产业结构方面,安徽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43.6%,新能源汽车产量居全国第2位。湖北光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五大优势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2024年营收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60%。相较之下,中部地区其他省份还存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传统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等问题。山西“一煤独大”特征明显,煤炭工业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60%左右;江西有色金属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1/3;湖南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近三成。

开放能级方面,从规模看,安徽202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中部六省之首,山西仅为安徽的1/5。从发展势头看,除湖北、安徽外,其他省份外贸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竞争力看,2024年安徽“新三样”出口总额490.1亿元,河南、湖南、山西分别为120.8亿元、104.7亿元、33亿元。中部六省中,江西、山西未获批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且没有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中部地区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一是创新能力整体偏弱,2023年中部地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低于东部地区,合计申请专利数量约为东部地区的1/4。枢纽带动功能亟待提升,虽然中部地区具备地理区位和交通网络优势,但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通道功能尚未有效转化为经济势能,2024年中部六省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8.21%,经济外向度约12.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合作发展尚不充分,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困难较大,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安徽六安、河南信阳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不足3万元。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部地区要着力在科技引领、强化合作等方面做文章,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一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系统布局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及武汉、长沙、合肥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制造业创新策源能力。培育壮大稀土新材料、工程机械等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传统优势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加快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布局,培育新增长引擎。

二是推动区域战略融合发展。推动山西、河南深度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深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推动湖南、湖北、江西深度合作,协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提质升级;推动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要积极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拓展创新产业合作。

三是高水平推动内陆开放。强化综合性、高能级交通枢纽建设,持续提升郑州、武汉等城市交通枢纽地位。中部地区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建设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提升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开放能级,推进南昌、武汉等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四是强化区域协同优势互补。健全省际合作机制,加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分工合作,探索构建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建设叶集—固始“一河两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通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等省际合作平台,深化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流域合作。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

如何用好自身禀赋,在区域发展中塑造新优势?安徽乘势而上,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插班生”转变为“正式生”,积极向“优等生”奋进。一是科创共建融合。深化上海张江与合肥“两心同创”,共建大科学装置集群。联合沪苏浙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8608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跨省共享。合肥“量子大道”集聚数十家产业链企业,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服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二是机制共享探索。破除行政壁垒,推进“一卡通”升级,居民服务事项扩至78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176项。优化跨省利益共享机制,芜湖与上海共建上海临港国际法务区(芜湖)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化解涉外纠纷。三是交通共筑联运。加强“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推动跨省协同运营,2024年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开通运行,成为畅通经济循环的黄金纽带。四是生态共治先行。皖浙共建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安徽打破路径依赖,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转变。未来,可从多个维度持续突破。下好创新先手棋,提升创新平台能级,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在算力、算法、大模型、基础设施、产业应用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企业梯队,推动“工业互联网+”全覆盖。加快宁淮城际铁路、合肥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等建设,推进皖北与江苏共建“7+3”产业园区,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实施水生态保护、水污染治理等重大工程,依托光储产业优势,协同长三角打造新型能源体系,培育绿色发展增量。

## 立足资源禀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部六省是如何立足资源禀赋,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



叶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近年来,中部地区紧扣“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壮大发展先进制造业,抢抓机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稳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重任,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势头强劲。经过这些年发展,中部地区已拥有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长沙工程机械、武汉光电子信息、合肥智能语音、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武襄十随”汽车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新能源、白色家电、智能手机、超硬材料、有色金属等一批在全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武汉、郑州、合肥、长沙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规模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

二是产业创新环境明显改善。安徽、湖北等地抓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重大机遇,整合省内外科技资源,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涌现出一批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的新质生产力示范样本。合肥、武汉等城市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资源优势,孵化培育量子计算、激光、可控核聚变等新兴产业。为满足国家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需要,岳麓山实验室、汉江实验室、嵩山实验室、南昌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应运而生、快速发展。

三是内陆开放展现活力。河南、湖北等地推进开放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开放型经济新模式新形态。河南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内陆开放的旗舰性平台,打造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2024年新郑机场全货运航线拓展至57条,新郑综保区进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湖北把鄂州花湖机场作为国际货运枢纽重点打造,在较短时间内开通数十条境内外货运航线,2024年货邮吞吐量居全国第5位,成为跨境电商包裹的重要集散地。

四是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保障有力。中部六省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总产量基本稳定。2024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20431.8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8.92%,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山西作为产煤大省,推进煤炭增产保供,2024年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

12.69亿吨,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26.7%;外送电量1547亿千瓦时,占全省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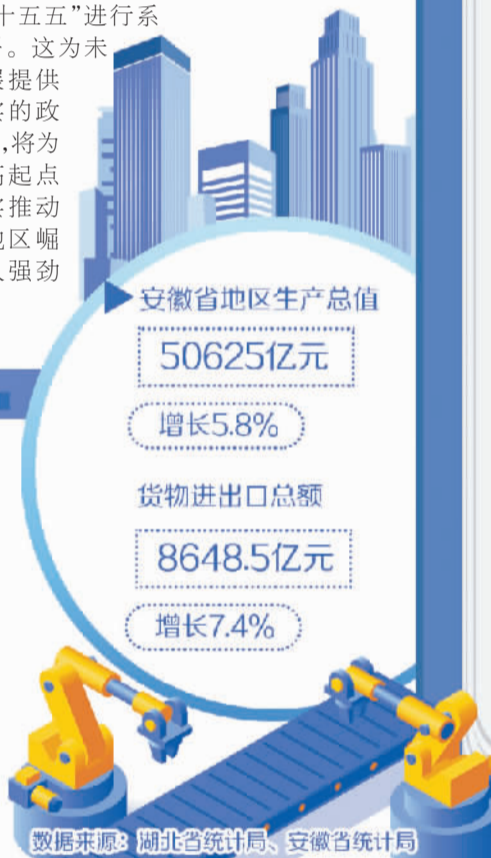
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增多、先进制造业错位发展局面尚未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冷热不均等问题。中部六省需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新兴技术产业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有利机遇,找准着力点,力争取得更大突破。

第一,更大力度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各省需立足实际完善顶层设计,发展市场化、社会化、网络化中介组织,推动营商环境实质性改善,采取系统性政策举措将更多优势传统产业集群打造成为先进制造业集群。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中部六省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引导有实力的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向纵深拓展。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技术革命性突破看,中部地区在量子科学、光电子信息、空间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具有创新优势,要支持科研团队或初创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产业转型升级看,中部地区既有成长快、引领性强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又有点多面广的传统产业,要借助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第三,多措并举支持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引导金融机构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中长期低息专项商业贷款,地方产业引导基金可通过股权投资形式提供支持。同时,在简化前期审批手续、用地用能保障、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鼓励装备制造企业探索工业设备产品分期支付、以租代售、入股分红等销售模式,带动更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

第四,支持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战略资源安全的创新探索。河南、安徽等产粮大省要深化粮食生产、供、销、运、服全链条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工程。山西等能源输出大省要推进致密砂岩气、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利用,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江西赣州等地要着眼于维护战略资源安全,规范稀土资源开发秩序,建设商业性储备基地,完善产业生态。



## 走出“中部塌陷”推动工业跨越

2024年,安徽以5.8%的经济增速位列中部省份首位,“后起之秀”安徽进行了怎样的实践探索?



夏捍东(安徽省委讲师团副团长、一级调研员):近年来,安徽以“黑马”之姿突入区域经济版图前沿。2023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突破5万亿元,增速8.9%,总量跃居中西部首位;2024年GDP增长5.8%,增速领跑中部省份。从“中部塌陷”到工业跨越,安徽的跃迁折射出内陆地区通过创新驱动与区域协作实现后发超越的战略路径。

十多年前,安徽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境。2010年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人口占比高,财政自给率不足50%。2013年,全省三次产业占比为12.3:54.6:33.1,呈现“二三一”格局,制造业大而不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够,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区域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面对发展困境,安徽锚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围绕中部地区崛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发挥左右逢源、拥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在深化科技创新、做强新兴产业、扩大制度型开放等方面综合施策,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亿级产业集群。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35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168.4万辆,均居全国第2位,汽车全产业链营收突破1.5万亿元。奇瑞、比亚迪、蔚来等整车企业带动超500家配套企业集聚,形成“龙头+链群”生态。另一方面,优化动能结构。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2013年至2023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从20.7%提升至42.9%,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量子通信、光伏储能等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全球10%的笔记本电脑、20%的液晶显示屏、50%的光伏玻璃在皖生产,产业呈现高端化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政府以有为推动有效,加快“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重点事项办理时限大幅压缩。打造“基金丛林”,计划投入超2000亿元进行精准滴灌,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2.4万家,截至2024年底,制造业投资连续4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经营主体活力迸发。

安徽在区域合作、协同发展中形成一定优势,但也存在结构性矛盾。例如,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剧,湖北、四川等地聚焦智能网联汽车加快布局,光伏、装备制造等领域也面临较大竞争压力;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合肥、芜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占全省近40%,而皖北地区仍依赖结对帮扶承接产业转移,创新要素“南强北弱”格局制约协同效能;科创成果转化提速不够,尽管近年来吸纳沪苏浙地区技术合同稳定增长,但对省内3.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需求,高端人才、金融资本等要素匹配度仍显不足。